

陈群 笔集

崔明德 著



中国图书出版社

笔集

群集

崔明德 著

中国图书出版社
2005年·香港

.....

书 名：闲笔群集
作 者：崔明德
出 版：中国图书出版社
地 址：香港湾仔轩尼诗道303号华创大厦13楼1301室
电 话：(852)-2138 1231
传 真：(852)-2138 1398
责任编辑：刘 香（特邀）
电脑录入：尹香桂
装帧设计：吴小敏
承 印：中国图书出版社承印部
开 本：大32 印张：2 字数：340 000
版 次：2005年6月第1版 200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88-98205-0-1
印 数：1—1000册
定 价：HK\$38.00元



崔明德，湖南省衡阳县关市乡观音村人，出生于1930年9月。

他于1949年7月参加革命游击队——湘游一纵队独立二营，任三连文书。解放后，任乡政府教育委员。1950年12月，为响应党的号召，带领青年参军抗美援朝，在朝鲜战场苦战近四年，立二等功三等功各二次。1954年9月回国，仍继续在部队工作。在部队期间，任过陆空联络员、文化教员、指挥排长、警卫排长、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组组长。1960年，在反右倾运动中，遭别有用心的

人捏造事实陷害，受冤回家，当农民二十年。直到1980年，才由部队平反复职，安排在乡政府任纪委书记。至1992年退休回家。

解放前，他因家贫，高小毕业后即无力升学，只能在本地刘炳南、陈德之（广西大学中文系毕业）等老师创立的补习学社读书，至1949年6月终止。参军以后，即靠自钻自学来丰富一些知识。他喜爱文艺，原想从文艺上发展。1959年他试写了第一篇小说“假妹仔”，于11月1日发表在广西日报群星副刊上。又，在征文组，因他所在独立炮团政治处主任尹利勤参加过改造傅作义部队，即分配他写这一题材。反右倾运动一开始，别有用心的

人即煽动群众对他进行猛攻，把他所写的“改造傅作义部队”尚未修改的初稿，借口拿去检查，最后不知去向。从这次打击以后，他感到“文章也有清流祸”，再也不想写任何东西了。《闲笔群集》是他退休以后的消闲之作。

序（一）

“闲笔群集”是作者崔明德同志退休后的休闲之作。其中，有他七十年来的“回忆录”，平时的“见闻杂记”，十八岁起至七十岁尚存的“诗稿拾遗”，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亲身经历的残酷恶战为背景的中篇小说“铁血青春”。他的创作中心突出，爱憎分明，文笔清通，语言朴实，使人读后余味悠然。他是一个未曾上过中学、进过大学门的人，靠的是自学成材，能写出这样的书来，不由人不感到惊奇。

本人与作者同乡，同舟共济长达七十余年，儿时光着屁股戏水，稍大又一起拾柴、割草、扯猪草；启蒙上学后，同窗共砚多年，互相切磋，钻研学问。一九四九年六月，又一起投笔从军，先是钻山洞打游击，继而又转入正规军（四野）。本人南下追歼白崇禧匪军，作者即参加抗美援朝，跨过鸭绿江打击美国侵略军。尔后，又同时受苦含冤，乃至平反复职，沉浮与共，可以说是同呼吸共命运。故此，对作者的生平事迹及创作背景，都了如指掌，他“群集”中写的均系真人真事，毫无虚构。特别是作者的“回忆录”，简直是一生历程的翻版。在那起伏浮沉艰苦卓绝的日子里，炼出了他坚持正义、坚持真理的性格和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品德，读后令人感动和钦佩。“见闻杂记”共写了61个短小故事，都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和亲身所历的事实，没有虚构成份，故事中所包含的哲理，对我们的处世为人都有启迪。他的“诗集”大部分都是带格律性的，绝句和律诗居多。诗是人的心声，最能引起共鸣。由于作者一生的遭遇坎坷，颇多伤感之作。但题材宽广，内容丰富，读起来流畅顺口，富有感染力。小说“铁血青春”写的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残酷现场。在敌攻我守、敌众我寡又被敌人封绝援路的情况下，我志愿军某部一个加强排，以英勇顽强、死打硬拼的精神，抗击了十倍于我的敌人，终于守住了阵地，消灭了敌人，因作者亲身经历了这次战斗，故小说中人物性格鲜明生动，突出了志愿军最高大的英雄形象。

作者今年已七十又五，但身体仍很健康，精力充沛。他一生阅历深邃，生活经验丰富，再加上他“不读不写难度日”的老习惯，预计还有更多的东西在等待他去写的。我藉此祝愿他“大器晚成”。

刘健

2005年1月28日于广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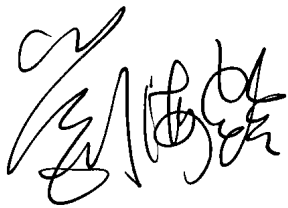
序（一）作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离休老干部，广东省中山市小榄中学教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序（二）

作者崔明德世叔与家父刘健是从小一起长大又一起参加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我从童年时代起便经常从聆听崔叔叔讲述的各种故事中得到裨益。最近，我欣喜地阅读了崔叔叔写成的《闲笔群集》书稿，受益就更多了。让我寻味最多的就是突显在书名中的那个“闲”字。一个“闲”字凝聚了全书无数之不寻常。书中如流的笔翰让人在休闲中阅读她时充分感受到悠闲所带来的愉悦；凝练的笔力则让人深切体会到作者在日常生活中是有闲也闲不住的人；洋溢着对人生、对世事的真知灼见、真情实感的笔意则更是体现了作者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所拥有的对社会的强烈的责任心，虽因社会历史的原因，作者长期“闲”于国家的要职之外，但他并未因“闲”而散、因“闲”而怨、因“闲”而怠，而是始终怀着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强烈的责任感，用自己的心血谱写就了这本34万余字的《闲笔群集》。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4周年，又是新中国诞生56周年，还是“抗美援朝”胜利52周年，更是中国共产党全面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第一年。《闲笔群集》在这样一个不平凡的时期与广大读者见面，她的意义远不止给予一般读者以闲趣，更能给党员读者提供一本难得的思想学习范本。

亲爱的读者，您若因读了我上面的介绍而决定要细品全书，那我将认为这是我为社会做的最大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会很满足地结束我的序文，把宝贵的时间留给您去阅读本书的正文。



2005年6月6日于广州



后排右二、右三：作者崔明德先生及其夫人张统秀女士。后排右一：序一作者刘健先生。
 后排左一：序二作者刘海龄博士。前排右一：责任编辑刘香女士。前排左二：作者的继女蒋云娥。前排左一、左二：作者的继子蒋春良先生及其夫人和女儿。

内 容 提 要

.....

《闲笔群集》为崔明德先生退休以后的消闲之作。全集包括八大部分：我走过的路，铁血青春，见闻杂记，诗稿拾遗，书山闲录，幽默小品，说短道长，以及谈古论今。

“我走过的路”以大浪淘沙的方式，记述了作者前七十多年人生征途中难忘的片段，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前艰苦的童年时代、私塾求学过程、参加革命游击队，解放后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建功立勋、反右倾时期的受冤、平反复职后重新为党工作，以及退休后落叶归根、静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反映了中国社会近代变革的一个侧面，渗透了许多耐人寻味的人生哲理。

“铁血青春”通过作者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亲身经历的战斗岁月，具体地反映了平凡的战士是如何藉着对党对人民对祖国的爱，在铁与血、生与死的考验中，从普通的战士变成超乎寻常的英雄的真实过程。具有强烈的历史时代意义。

“见闻杂记”记录了作者在日常生活中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真实小故事，有颂扬好人好事的，有揭露坏人坏事的，有破除迷信的，有推崇勇敢机智的。每个故事虽文字短少，情节简单，但都趣味盎然，给人以精神上的享受和智慧上的收获。

“诗稿拾遗”按时间顺序汇集了作者18岁至70岁五十多年所写诗篇的一小部分。诗篇反映了作者不同时期的不同精神面貌和思想感情，记述了作者在人生道路上的所感、所爱、所憎、所恨，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嫉恶如仇、不平则鸣、坚持正义的崇高的精神境界。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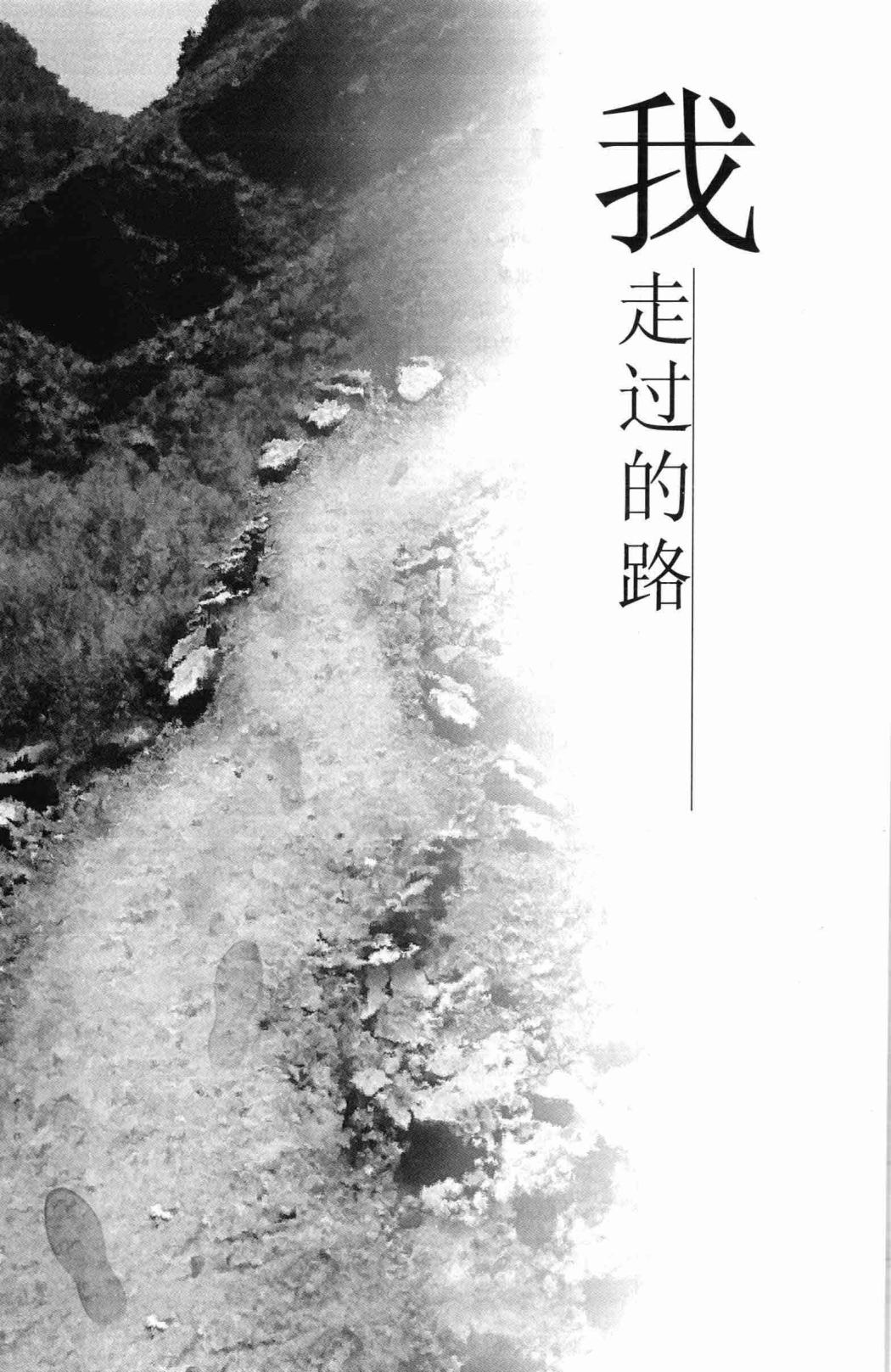
“书山闲录”是作者平时读书过程中所记录下来的、富有知识性的一些摘要。分为5类：数中的历史，诗联拾趣、社会与人生、婚姻与家庭、天下奇闻。可以帮助人们丰富知识，正确对待和处理关于社会与人生、婚姻与家庭的一些具体问题。

“幽默小品”是作者编著的一些古今中外幽默小品，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和知识性，让人读后或捧腹而笑，或茅塞顿开。读者在阅读完前面5部分反映现实社会的内容之后再读本部分内容，可获得一种异样的轻松感。

“说短道长”以随笔的形式抒发了作者在社会上遇到好人好事或坏人坏事所产生的感慨、喜欢、厌恶、痛恨及警戒等真实情怀。

“谈古论今”以深入浅出的手法将蕴涵于历史上一些经典小故事中的深刻道理彰显于读者的面前，帮助读者更好地处理现代社会生活。

本书适合于大、中学师生及文学、历史和社会学等爱好者阅读。



我

走过的路

总目录

序（一）

序（二）

内容提要

我走过的路.....1

铁血青春.....51

见闻杂记.....105

诗稿拾遗.....157

书山闲录.....201

幽默小品集.....267

说短道长.....313

谈古论今.....347

自序

茫茫人生，有甜有苦，有悲有欢。未走之路，险不可测。已走之路，回顾辛酸。再险再苦，已成过去，再美再好，到头亦然。古来多少英雄辈，事业都随流水去；而今无数阔爷们，荣华终究能几时？回顾一生，知来路是如何走过，晓示后人，懂先辈之艰险历程。

然而一生岁月，过起来漫长，想起来苦短。所经过之事，纷纭杂沓，何止千千万万，实为记海所不能容纳。但奇怪的是，有些过后便忘，有些却永铭肺腑，虽数十年尚记忆犹新。如若将一生所经过的事作以系统的回忆，可能要漏掉十之八九，能印在记海中者，唯几点难忘之片断而已。

我的一生，道路可谓曲折，经历堪云痛苦。现已年届古稀，余日无多。回忆一生所走过的路程，不胜唏嘘，但值得庆幸的是，我居然能活到今天，比起那些已罹浩劫的革命老前辈来，我又幸运得多了。因“敝帚自珍”，我将对我的一生作个不全面的点滴的回忆，大浪淘沙，淘多少算多少吧！是为序。

童年时期

人言：人在童年时没有记忆力，所经过的事，过后都无法回忆。我不尽然，童年时期也有难忘的事，甚至到老尚记忆犹新，如有几件事就是这样：

唯我独厚

我出生于1930年9月。父亲叫崔同顺，普通农民。母亲何氏，家庭主妇。

父母生我时，姐姐已经九岁，别人都说我母亲犯了“太岁”，一个女收场了。意外地生下我，自然是喜出望外，把我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当时我家仅有旱田七挑谷地，年收稻谷不到七百斤。四口之家，一年人均稻谷不上两百斤，吃饭全靠杂粮。我，不仅全吃主粮，而且还要好菜。凡是吃的东西，首先都要满足我的需要。父母和姐姐，都宁愿苦了自己，也不愿苦了我。可是尚不懂人事的我，却居然心安理得，毫无愧疚。

母亲为一罐饭流泪

民国二十三年（1934），我地遭受历史罕见的大旱，遍地颗粒无收。人们都靠吃野草。正在这年冬天，我的祖母死了，只有停棺在堂，等待第二年发丧。第二年年景虽好，但先年亏空太甚，仍然是缺钱缺粮。可是，祖母已停棺一年，总不能再停下去吧？于是，我父亲同伯叔父商量，求亲靠友，也要把祖母安排出去。

可事有凑巧，正在这时，我母亲生下了我的妹妹。“月子”做得可苦啊！不说吃营养品，餐餐连饭都吃不饱。祖母发引的这一天，饭虽蒸得不少，但度过饥荒的人都特别能吃，外面的饭一会儿就吃光了，家里这些人就只有忍饥挨饿啦。我母亲是做“月子”的人，经不得饿，只好用罐子煮一罐饭给她吃。

谁知又这么凑巧，一个和尚因事来迟，说没有吃饭。我父亲对我母亲说：“你那一罐饭分一些给和尚吃，他吃不多，剩下还是你的”。母亲只好同意。又谁知将那罐饭拿出去，和尚连锅巴也吃了，看样子还不太足。我母亲望着那个空罐子双泪直流，有气无力地倒在椅子上了。我当时还只有四岁，哪知母亲心中之苦啊！

满舅妈为我丢了帚花

大约我五岁那年的七月，我共屋的伯父得了痢疾病（乡下人叫痢血）。这种病现在少，有也无人害怕。而在当时，人们可怕得要命。本来是传染过人，硬说是“鬼”在作怪。哪家有这种病人。门前过路的人都少，一般的亲友都怕来往。伯父害这种病，我父母害怕我受害，就偷偷的将我带到外婆家，目的是将我放在这里避害。如果伯父的病好了他就来接我。他放下我就偷偷地走了。当我发觉父亲不在时，这可不得了，简直象炸药爆炸一样，把天也闹翻了。外婆知我平时最喜欢满舅妈，她性情温和，又最痛小孩，和我最和得来，所以就要她来抱我到外面去玩。要在平时，有满舅妈抱我，我会马上不哭。可这次不对了。满舅妈抱我向外走，我就拳打脚踢，又闹又抓。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将她头上那支最珍贵的帚花抓丢了。这可伤了她的心。她寻遍所走过的地方都没有踪迹，气得她哭了半天，饭也不吃。我知道自己太对不起满舅妈了，心里有愧，也就不好意思再闹了，躲在一边一气不吭。外婆轻轻对满舅妈说：“这下可好了，争了你失帚花的光，以后再帮你买一支吧。”

外公“显灵”

我没有见过外公，只听外婆说过，外公是一个最好的医生，三十多岁时在湖北卖扇，死在湖北。又听我母亲讲过外公的神话。他葬在衡阳的樟木寺，当地谁的小孩病了，在他坟前烧一点纸就好了。他的坟前钱纸灰好厚，从来不长草。从此，我对外公产生一种幻想：“外公能帮别人治病，更能帮我治病吧？”哪知有一天，我突然发了高烧。这可急坏了我的父母亲。找这个单方那个单方，恨不得一下把病抓脱。不知是哪一个单方奏效，我的病居然好了。父母喜出望外。母亲说：“多亏外公显灵，病来得快，好得也快”。我说：“外公在哪里呀？”“你不是在叫外公吗？”母亲说。“我没有叫呀，外公死了我叫得叫他？”父亲说：“什么外公显灵，还是单方子的功效啊！”

“狐死兔悲”

我听人说，大竹山的刘高风教书最爱打人，学生们都最怕他。我不知是真是假。一天，我站到窗子外面去看，吓得我心里怦怦直跳。可不是吗？我看见崔彰达正在背书，一身抖得好高，越抖越背不出来，刘先生拿块竹板，开始还是一下一下的打，最后越打越快，只听得啪啪啪，声音都连成一片了。崔彰达用手抱着头，连手背都红肿了。我当时被吓得一身打颤。我想，我也快要读书了。读书有这么吃亏，杀了我也不去读了。

读书时期

不肯读书

我满了七岁了，父亲准备送我去读书。碰巧这年我的族叔崔鹤皋在龙泉冲教书，离我家只有半里，这正合了他的心意。一天，母亲给我换上新衣新鞋，说是吃完饭要送我到龙泉冲去读书。一听这话，我心就急了。谁知崔鹤皋比刘高风怎样，如果还凶一些，就没得命了。我坚决不去！但我知道，如果不逃，那不去是不行的。于是在吃过了饭后，我乘父亲不备。就跑到山里躲起来了，直到天黑才走出

来。

第二天，我父亲怕我再跑，守着我吃完饭，饭刚吃完，就催着我往龙泉冲走。我坚决不去。别看他平时很痛我，这次可凶得可怕。拿把竹枝条狠打了我一顿。我打也不走，拖也不走。最后他没有办法，只有用绳子捆住我的两手，将我背到书房。

崔鹤皋见了，连忙帮我松绑，笑哈哈的说：“我侄儿是个最乖最聪明的孩子，读书自己会来。不要绑。”最后他问我：“你不肯读书，怕什么？”我就将看到刘高风打人一事说了。他笑着说，“原来是这回事，刘高风打人，我从来不打人，不信你问问大家，看谁挨过我的打？”我听他这么说，心里就不怕了。

我开始读的是“五字经”，他给我点了十二句书，教了几遍我就会了。我心里想：读书也并不难，又见崔鹤皋和蔼可亲，第二天，我就自己去了。

先生最喜欢的学生

第一天先生点了十二句书，我感到很容易，回家不用读，第二天早晨就滚瓜烂熟了。我背书走在第一，受到先生的表扬。第二天先生又加了十二句，我仍然不用费力。第三天就加到四十句，我感到不紧不松，还稍有一点余地。但先生好象最了解我似的，把每天要点的书，都稳定在四十句左右。使我读书毫不费力，每天背书都能抢在第一，而且背得非常流利。这样，就好给别的学生带个好头。写字开始是描红、临摹，给其他同学也做了样板。我的纸保持了清洁，字也斗拢了架。所以，先生对我不但不打不骂，而且还常常表扬。

倒夜壶的风波

读书第一年过去了。这一年我由怕到不怕，由不肯读书到高兴读书，真是得益非浅。我读完了一册《五字经》，又读完了一册《龙文鞭影》。先生最喜欢我，我也喜欢先生。可惜的是，第二年崔鹤皋不教书了，又换了刘子才先生。刘先生一来，无疑，我又是他最喜欢的学生。但这个喜欢，却给我带来了不幸，情况是这样的。

刘先生有这么个怪性：他是年老之人了，每天都要学生给他倒夜壶（装小便的），而且是最喜欢谁就要谁倒。这自然又固定到我了。夜壶又脏又臭，谁肯去倒呢？开始几次，我还勉强忍着，多倒了几次，我心里就有些火了。特别是在路上有人叫我“夜壶”时，我心里就像装了一包炸药，马上就要爆炸似的。我恨先生，总想给他一点报复，但又想不出办法。忽然，我发现路傍有一个大杉树果球。心里一动，便捡起来。第二天来到书房，我照例倒了夜壶，把这个杉树果球卡在夜壶的嘴上。结果，当晚他提起夜壶来屙尿，突然感到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咬他，吓得他把手一松，夜壶落地摔得粉碎。

第二天，等我来读书时，一进屋，刘先生就罚我跪下，还用竹板将我狠打一顿。当时，我背着书包就走，以后就再也没有来读书了。我父亲虽送过几次，但一转背我又走了，他也没有办法。

听邻家说，这件事多有批评刘先生的。他们说：“要学生倒夜壶可以，应该轮流值日，不应该让一个人去倒，更不应该喜欢谁就专让谁倒。”

鸟脱牢笼

闹了“夜壶风波”，我就再也没有去刘先生那里读书了。在家里呆了两个月，

进入了封家台小学。我一进校就读二年二期。这里的学习方法使我感到新鲜：几十个人一个班，一个老师在讲台上上课，大家一起学，而且一个钟头还能休息十分钟，让大家走出课堂打打闹闹，多快活啊！对比之下，我感受到读私塾就象鸟关进牢笼，不到放学，就不准出来，把人憋得死死的，我庆幸自己已飞出牢笼，再也不受那“倒夜壶”的气了。

意外地考个第一

我在封家台小学已经毕业了，而要去考高小。当时长乐有三所高级小学——张公庙、范祠堂、清潭口。人们评价数张公庙过硬。我想去张公庙考试，但又有自卑感，生怕考不上会让人取笑，所以想去又没有勇气。同学刘健已先在张公庙读了两期，他鼓励我说：“我打包票，考不取你找我。”在他的鼓励下，我才敢去参加考试，心里在想，只要能考个末名我也满足。真是事出意外，第三天看榜，我居然取了第一。这使我欣喜若狂，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还疑是在做梦。同时看榜的人好象都对我“刮目相看”，弄得我倒有点不好意思。

参加泉湖展览会

我自从入学考个第一，老师和同学好象对我都有一种另眼相看。他们都认为我是班里的“尖子”，成绩的优胜者。许多同学都喜欢和我接近，老师对我也和蔼可亲。连我自己也感到有点莫名其妙。我暗地在想，既然老师和同学都看重我，我读书可不能松劲啊，如果争不起这口气，今后大家都会看不起我了。因此，为巩固这个“尖子”的地位，我读书更加努力了。

大概是在期中，全衡阳县的高级小学要在泉湖开一个成绩展览会。展览的内容有作文、诗歌、绘画、书法、手工作业……等等，另外各校还要选优秀代表参加比赛，项目有演讲、唱歌、写字、绘画。我也就成了代表之一，参加比赛演讲、写字两项。

总的来说，这次我们全体代表都为全校争回了荣誉，排在全县的前三名之内。

衡阳沦陷停学

一九四四年五月，正当我们全校师生积极努力，为迎接全县学业成绩大检查的时候，忽然坏消息传来，日寇已向衡阳市进攻，幸赖国民党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带领全军将士浴血苦战，独立支持，日寇才未能长驱直入。但孤军奋战，又能坚持多久？因此，刘正廉校长赶紧开会，安排散学。他说：“如果日寇退了，下期凭通知复学。就这样，我们挑着行李含泪离校返家。”

虎口脱险

一九四四年农历七月，突然一支全副武装的部队拉单线从我家对面的石板路向祁东方向开进。铁钉鞋在石板上发出咔咔的响音。开始，我们都以为是国民党那些无能撤退的中央军。待他们接连不断地过了半个多小时后，我们才明白这就是日本侵略军，各人才赶紧躲避。

我当时和妹妹都患严重的痢疾，因缺医缺药，无法医治，生死只有听之自然。我们都已走不得路了，妹妹躺在阶基上的扮桶里，我就倒在椅子上，父亲怕鬼子抓伏，躲到庵子后山去了。母亲因事去亲友家尚未回来。突然，从对门马家那边过来四个鬼子，到我家搜罗吃的东西。见我躺在扮桶里的妹妹，因问她什么不懂，没有

答言，鬼子就给她打了一下，后几天就死了。他们又强迫我把吃的东西送到马家去。我没有办法，只有勉强的拿点东西跟着他们走。

到了那边，我看见横七竖八的鬼子都在空地上睡觉。树上拴着一头牛，有个鬼子用刺刀在牛屁股上拉下一块大牛肉在砧板上切，准备煮吃。看着那个惨状，吓得我浑身打颤。我知道自己重病在身，如果再被他们抓去当伙子，恐怕不须一天，就必死无疑。因此，我自己也就抱着等死的心情，任他们去安排摆布。一会儿，我见他们把抓来的伙子都关到屋里去，我以为自己再无生机了。谁知轮到喊我时，大概是看到我已没有活人相吧，他把手一摇，“小孩的不要”。听到这句话，我好像从阎王殿领到了“免死牌”，心里突然感到轻松了，连痛也突然若失。我赶紧从竹山这头往回走，生怕那家伙后悔失言又追出来。但竹山路上横七竖八躺的是熟睡的鬼子，我小心翼翼的用脚尖点在空处踏过来，生怕惊醒了鬼子。出了竹山就是田塍，有一段田干子崩了，口子有四五尺宽，我生怕他们再追过来要我的命，想更快地逃出这鬼门关，那个四五尺的口子，我一纵就过来了。连我自己也不相信，一个到死亡边沿的人哪来的这股力量。我一口气象腾云驾雾一样，迅速的跑上庵子后山，与父亲相了会。从这以后，我的病并未吃药，就自动好了。

在崇文馆读书

鬼子占领了衡阳，打上了广西，学校复课没希望了。我们已经停学半年了，总不能长期把大好时光浪费吧！没有办法，只有到刘炳南先生开办的崇文馆去读书。刘先生是我地很有学问的人，能诗能文，尤擅长书法。我们这些不能复学的人，多学点文学知识也是好事。我在崇文馆学了两年，在刘先生的教导下，学到了不少的知识，无论诗文、书法、都打下了基础。

进集思补习学社学习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各类学校都已恢复，许多人又重新回到学校读书。但有些人出于经济困难，无法再进学校。我与刘健、欧斌等人就是如此。但我们不甘弃学，想通过补习道路再伺机升学。听说沅江冲的张效之老师在家办了一个集思补习学社，远近都有人赶到他那里读书，我们也欣然向往。张老师博学多闻，曾毕业于广西大学中文系，全国国文比赛他名列第四，是长乐的“新四杰”之一。因此我们早就仰慕，所以决定向他求教。

一九四八年下期，我与刘健、欧斌、唐克志、何发云、万先奇等，都一齐投到张老师的门下。他为人谦虚和蔼，对学生很有爱心。讲课，分析课文，批改作文等等，毕竟功底雄厚，不同凡响。我们在他的教导下，都学到了不少知识，提高了阅读和写作能力。另一个收获，我们通过同学关系，结识了一班朋友。

梅岭寨结义

解放前两三年，我地各种邪恶势力都纷纷抬头。他们打着国民党、三青团互相斗争的幌子，拉帮结派，各立山头，在地方横行霸道，欺压群众。有的甚至做土匪的后台，坐地分赃。如以尹文明、崔鹤皋为首的一派，就是最凶恶的一派。邹福安虽有一派，实是出于自卫，在地方没有什么劣迹。其他各地，都有各霸为王的山头存在。

从针对恶势力伸张正义出发，我们二十多个同学，决定到梅岭寨效桃园结义，结成异姓兄弟，誓与邪恶势力势不两立，甘当群众护卫。因此，我与刘健、唐克

志、欧斌、何发云、何振新、何辉、何魁、何琳、曾照义、王才平、洪茂、刘召政、贺端吉、刘告贤等人，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八日，在梅岭寨刘公春甫之神像前，杀鸡为盟，饮血酒鸣誓：坚决为正义而战，为扶助弱者而战，为驱除强暴而战，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永不负心。当时，我们虽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没有多大的实力，不一定能对付得了那些邪恶势力。但我们是旭日初升，前途无量，在精神上能压倒他们。尹文明等人，闻听我们在梅岭寨结义，连夜赶到县警察局报告。警察局回言：“那是一班小孩子作儿戏耍的，不必小题大做”。他们没有奈何，又考虑我们都是学生，年青有为，发展前途比他们大，将来不一定不倒在我们手里，所以，他们对我们还有几分敬畏，不敢在我们面前生事。解放以后，在清匪反霸中，这帮家伙都受到镇压，这是后语。

为纪念我们这次正义的行动，我赋诗一首：

独效桃园千古情，此行当更慰生平。
愿求异姓成兄弟，不可离心负洁诚。
共替黎民伸正义，齐奔前景向光明。
奸邪誓与同冰炭，长作人间护卫兵。

组建观音山学府

观音山犹如观音菩萨在坐禅悟道，庵子就座落在观音的怀抱之中，风景非常秀丽。站在庵子前坪凭栏一望，长乐象一口大锅，周围高山入云，中间逐渐低平，垅田似蛛网，房层象鸡棚，真是美不胜收。这里的景色，可用张乐咏长乐的一首诗来形容：

透逗高高作院头，平畴百里望中收。
云边天险难通马，围里春山乱伏牛，
线袅双川微漾日，波翻万竹碧如秋。
此中便是桃源路，更莫飞花引客舟。

因为这里的风景迷人，我与同学刘健谈了一个设想，如果把张老师的集思补习学社迁到观音山庵子来，学府办在美景之中，岂不是珠联璧合。刘君欣然同意。我们初步计划：分头去发动长乐四角所有具备初高中程度暂时不能升学的同学都来这里补习，把集思学社的规模扩大。老师除效之老师以外，还请张海琛来教数理化，张敬之教英语，我们将这个想法与效之老师三兄弟谈了，他们都很高兴。随即同我们来观音山观看场地。他们一路行来，到观音山脚下，拾级而上，边走边赞不绝口。到了庵子前坪，放眼长乐，美景无边，简直是欣喜若狂。他们都异口同声：“行行行，有这样好的地方办学，起码要多活几个春秋”。就这样，观音学府的大基奠成了。

我们再分头去发动学生入学。他们一听说张效之三兄弟任教，学社办在观音山上，都纷纷响应，互相联络，不几天，人员就饱和了。

同学到齐了以后，就分班授课。名师招高徒，高才生比比皆是，能诗能文的人，不在少数。观音山一时人杰地灵，兴盛无比。人们都称观音山为“观音学府”。

在这里读书，真是心旷神怡，趣味无穷。张老师治学不读死书，提倡互帮互助，发挥个人的思考和联想，允许互相研究讨论。观音山庵子周围，怪石成群，浓荫蔽日。清晨，空气新鲜，同学们三五成群，坐在树荫奇石之上，为一个问题高谈阔论，各抒己见。疲倦时放眼云天，居高临下，欣赏一下长乐的 natural 美景，真不亚于诸葛亮、崔州平等人在隆中研究学问的兴趣。晚上，明月满山、凉风勿勿，万簌

俱寂，山下的万家灯火与天上的万亿星星遥相辉映，我们仿佛置身于天体世界，使人悠然遐想。在这里读书，不仅有无穷的乐趣，在精神上也是最大的享受。说也奇怪，坐在山上写诗作文，思路也格外敏捷，灵感一动，就可一挥立就。同学们都有同感，在这里读书进步最快。我们在这里读书，时间虽仅半年，但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却永不可灭。时间已过去五十年了，观音山庵子也不在了，物换星移，世变沧桑，然而，我们在这里读书这段短暂的经历，却成为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解放前后

观音山上开眼界

观音山既成为人们公认的学府，外来参观的人也为数不少。有来这里打球比球的，也有来这里走亲访友的，也有来这里欣赏自然风景的。还有一种人打着访友的招牌，来这里执行一种政治任务。

例如有一次来了一老一少，老的四十来岁，叫李太林，是海琛老师的朋友，少的二十岁左右，风韵潇洒，但不知姓名。他们对人和蔼可亲，最平易近人。有时，我们三三两两在林荫小道上散步，漫谈，他们也来了，并参与我们的谈论。凡讨论问题，他们发表的见解，对人都很有启发，比如有一次，我们在谈论“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这句话时，同学们都认为这是对的。他们说，不完全对，同学们问他为什么？他们问：“李自成也学成了文武艺，为什么不卖与明朝皇帝？洪秀全那么多人学成了文武艺，为什么不卖与清朝皇帝？”同学们说：“他们都是反王嘛，自己想夺天下，怎么会卖与帝王？”他们说：“他们为什么要反？”同学们说：“他们也想当皇帝。”他们说：“不是的。要知道，造反的人开始都不是想当皇帝，而是官逼民反。他们是反民的头头，是为大家生存的。帝王的职责是管好国家大事，让人民安居乐业，好帝王是爱民如子，一切为群众着想，这样的帝王你把文武艺卖给他，就会为民造福。反过来说，那些坏皇帝祸国殃民，专图个人享受，置人民于水火而不顾。这样的皇帝是人民的死敌，把文武艺卖给他，不是为虎作伥么？对待这样的皇帝，只有象李自成、洪秀全一样，去革掉他的命。你们说对不对？”“对！还是你有见解。”大家齐声的说。

因为和他们相处得很火热，在他们的启发诱导下，我们都明白了不少的道理。而且对当时的时局：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我们都深信不疑。事后，我们才知道，他们二人都是牌楼冲共产党的游击队派来的。他们本想在看观音学府发展一批地下工作人员，因条件尚未成熟，只好暂时作罢。张海琛老师在武汉大学时就参加了地下工作，张效之老师已参加湘游一纵队，任青运股长。此事过后才知。

弃学为创办游击队搞枪

观音山不仅是一个学府，而且孕育着革命的火种。当时，人民解放军已渡过长江，向南边挺进。国民党白崇禧部队，正往广西节节败退。程潜、陈明仁正在酝酿着湖南起义。为加速国民党政府的灭亡，张效之老师奉湘游一纵之命，准备在长乐创办一支游击队。为解决枪支问题，他有一个同村的朋友叫贺协理，在程潜的嫡系部队六十三师一八八团二营当突击排长，驻在邵东县的两市塘，贺与张密约，要张组织六十人，以投军名义参入他的排里，然后在适当时机将全排拉入长乐，再树起游击队的旗帜。因此，他解散了观音学府，将我们这批信得过的学生，加上社会上一些有识的青年，组成三十来人，送入邵东两市塘去“投军”。接待我们的是程潜